



Great Ideas from Penguin

# CIVILIZATION AND ITS DISCONTENTS

## 文明与缺憾

[奥]西格蒙德·弗洛伊德

[英汉双语]

为克服个体攻击的危险性，文明总是企图削弱个体，使人手无寸铁，并如同在攻破城池后留下卫戍部队驻防一样，让人建立起内在权威来监督个体行为。

中国出版集团公司  
中国对外翻译出版有限公司

企鹅口袋书系列·伟大的思想

# 文明与缺憾

(英汉双语)

[奥] 西格蒙德·弗洛伊德 著

[英] 大卫·麦克林托克 英译

王冬梅 马传兵 汉译

中国出版集团公司  
中国对外翻译出版有限公司

---

##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文明与缺憾: 英汉双语 / (奥) 弗洛伊德 (Freud, S.) 著; 王冬梅, 马传兵译. —北京: 中国对外翻译出版有限公司, 2011. 12  
(企鹅口袋书系列·伟大的思想)

ISBN 978-7-5001-3324-7

I. ①文… II. ①弗… ②王… ③马… III. ①英语—汉语—对照读物 ②精神分析—研究 IV. ①H319.4:B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1) 第 247569 号

---

(著作权合同登记: 图字 01-2012-1434 号)

www.penguin.com

*Des Unbehagen in der Kultur* first published 1930

This translation first published in Penguin Books 2002

This edition first published 2004

Sigmund Freud's German texts collected as *Gesammelte Werke* (1940-52)

copyright 1941, 1948 by Imago Publishing Co. Ltd

Translation copyright © David McLintock, 2002

All rights reserved

Taken from the New Penguin Freud edition of *Civilization and Its Discontents*,  
translated by David McLintock and introduced by Leo Bersani

The moral right of the translator has been asserted

Set in Monotype Dante

Typeset by Rowland Phototypesetting Ltd, Bury St Edmunds, Suffolk

---

出版发行 / 中国对外翻译出版有限公司

地 址 / 北京市西城区车公庄大街甲4号物华大厦6层

电 话 / (010) 68359376 68359303 68359719

邮 编 / 100044 传 真 / (010) 68357870

电子邮箱 / book@ctpc.com.cn

网 址 / <http://www.ctpc.com.cn>

出版策划 / 张高里 责任编辑 / 胡晓凯 梁 斐

封面设计 / 奇文堂·潘峰 排 版 / 竹叶图文


印 刷 / 保定市中华美凯印刷有限公司

规 格 / 760×940毫米 1/32 印 张 / 6.25

版 次 / 2012年3月第一版 印 次 / 2012年3月第一次

---

ISBN 978-7-5001-3324-7 定价: 14.00元

 “企鹅”及相关标识是企鹅图书有限公司已经注册或尚未注册的商标。  
未经允许, 不得擅用。  
中国对外翻译出版有限公司与企鹅图书有限公司联合出版

# 观 念

——《伟大的思想》代序

梁文道

每隔一段时间，媒体就喜欢评选一次“影响世界的X个人”或者“改变历史的X项发明”。然而，在我看来，几乎所有人类史上最重大的变革，首先都是一种观念的变革。

我们今天之所以会关注气候的暖化与生物多样性的保存，是因为我们看待地球的方式变了，我们比以前更加意识到人在自然中的位置，也更加了解自然其实是一个动态的系统。放弃了人类可以主宰地球的世界观，这就意味着我们接受了一个观念的变化。同样地，我们不再相信男人一出生就该主宰女人，甚至也不再认为男女之别是不可动摇的本质区分；这也是观念的变化。如果说环保运动和女权运动有任何影响的话，那些影响一定就是从大脑开始的。也不要只看好事，20世纪最惨绝人寰的浩劫最初也只不过是一些小小的观念，危险的观念。比如说一位德国人，他相信人类的进化必以“次等种族”的灭绝为代价……

这套丛书不叫“伟大的巨著”，是因为它们体积都不大，而且还有不少是抽取自某些名著的章节。可

它们却全是伟大的观念，例如达尔文论天择，潘恩论常识，它们共同构成了人类的观念地图。从头看它们一遍，就是检视文明所走过的道路，从深处理解我们今天变成这个样子的原因。

也许你会发现其中有些陌生的名字，或者看起来没有那么“伟大”的篇章（譬如普鲁斯特追忆他的阅读时光），但你千万不要小看它们。因为真正重要、真正能够产生启蒙效果的观念往往具有跨界移动的能力，它会跨越时空，离开它原属的领域，在另一个世界产生意外的效果。就像马可·波罗在监狱里述说的异国图景，当时有谁料得到那些荒诞的故事会诱发出哥伦布的旅程呢？我也无法猜测，这套小书的读者里头会不会有下一个哥伦布，他将带着令人惊奇的观念航向自己的大海。

## 《伟大的思想》中文版序

企鹅《伟大的思想》丛书 2004 年开始出版。在英国，已付印 80 种，尚有 20 种计划出版。美国出版的丛书规模略小，德国的同类丛书规模更小一些。丛书销量已远远超过 200 万册，在全球很多人中间，尤其是学生当中，普及了哲学和政治学。中文版《伟大的思想》丛书的推出，迈出了新的一步，令人欢欣鼓舞。

推出这套丛书的目的是让读者再次与一些伟大的非小说类经典著作面对面地交流。太长时间以来，确定版本依据这样一个假设——读者在教室里学习这些著作，因此需要导读、详尽的注释、参考书目等。此类版本无疑非常有用，但我想，如果能够重建托马斯·潘恩《常识》或约翰·罗斯金《艺术与人生》初版时的环境，重新营造更具亲和力的氛围，那也是一件有意思的事。当时，读者除了原作者及其自身的理性思考外没有其他参照。

这样做有一定的缺点：每个作者的话难免有难解或不可解之处，一些重要的背景知识会缺失。例如，读者对亨利·梭罗创作时的情况毫无头绪，也不了解该书的接受情况及影响。不过，这样做的优点也很明显。最突出的优点是，作者的初衷又一次变得重要起

来——托马斯·潘恩的愤怒、查尔斯·达尔文的灵光、塞内加的隐逸。这些作家在那么多国家影响了那么多人的生活，其影响不可估量，有的长达几个世纪，读他们书的乐趣罕有匹敌。没有亚当·斯密或阿图尔·叔本华，难以想象我们今天的世界。这些小书的创作年代已很久远，但其中的话已彻底改变了我们的政治学、经济学、智力生活、社会规划和宗教信仰。

《伟大的思想》丛书一直求新求变。地区不同，收录的作家也不同。在中国或美国，一些作家更受欢迎。英国《伟大的思想》收录的一些作家在其他地方则默默无闻。称其为“伟大的思想”，我们亦慎之又慎。思想之伟大，在于其影响之深远，而不意味着这些思想是“好”的，实际上一些书可列入“坏”思想之列。丛书中很多作家受到同一丛书其他作家的很大影响，例如，马塞尔·普鲁斯特承认受约翰·罗斯金影响很大，米歇尔·德·蒙田也承认深受塞内加影响，但其他作家彼此憎恨，如果发现他们被收入同一丛书，一定会气愤难平。不过，读者可自行决定这些思想是否合理。我们衷心希望，您能在阅读这些杰作中得到乐趣。

《伟大的思想》出版者

西蒙·温德尔

## Introduction to the Chinese Editions of Great Ideas

Penguin's Great Ideas series began publication in 2004. In the UK we now have 80 copies in print with plans to publish a further 20. A somewhat smaller list is published in the USA and a related, even smaller series in Germany. The books have sold now well over two million copies and have popularized philosophy and politics for many people around the world – particularly students. The launch of a Chinese Great Ideas series is an extremely exciting new development.

The intention behind the series was to allow readers to be once more face to face with some of the great non-fiction classics. For too long the editions of these books were created on the assumption that you were studying them in the classroom and that the student needed an introduction, extensive notes, a bibliography and so on. While this sort of edition is of course extremely useful, I thought it would be interesting to recreate a more intimate feeling – to recreate the atmosphere in which, for example, Thomas Paine's *Common Sense* or John Ruskin's *On Art and Life* was first published – where the reader has no other guide than the original author and his or her own common sense.

This method has its severe disadvantages – there will inevitably be statements made by each author which are either hard or impossible to understand, some important context might be missing. For example the reader has no clue as to the conditions under which Henry Thoreau was writing his book and the reader cannot be aware of the



book's reception or influence. The advantages however are very clear – most importantly the original intentions of the author become once more important. The sense of anger in Thomas Paine, of intellectual excitement in Charles Darwin, of resignation in Seneca – few things can be more thrilling than to read writers who have had such immeasurable influence on so many lives, sometimes for centuries, in many different countries. Our world would not make sense without Adam Smith or Arthur Schopenhauer – our politics, economics, intellectual lives, social planning, religious beliefs have all been fundamentally changed by the words in these little books, first written down long ago.

The Great Ideas series continues to change and evolve. In different parts of the world different writers would be included. In China or in the United States there are some writers who are liked much more than others. In the UK there are writers in the Great Ideas series who are ignored elsewhere. We have also been very careful to call the series Great Ideas – these ideas are great because they have been so enormously influential, but this does not mean that they are Good Ideas – indeed some of the books would probably qualify as Bad Ideas. Many of the writers in the series have been massively influenced by others in the series – for example Marcel Proust owed so much to John Ruskin, Michel de Montaigne to Seneca. But others hated each other and would be distressed to find themselves together in the same series! But readers can decide the validity of these ideas for themselves. We very much hope that you enjoy these remarkable books.

Simon Winder  
Publisher  
Great Ideas

# 文明与缺憾

## 1

人通常会追逐权力、成功与财富，羡慕别人所拥有的这一切，却对生命中真正有价值的事物不予重视，并且依据错误的标准做出判断——人们很容易发出这样的感慨。然而，做出如此笼统的概括，很容易忽略人类物质世界和精神世界的丰富多彩。有一些人受到同时代人的尊崇，然而其伟大品质和功绩却往往与很多人的理想和目标不相符合。人们或许认为这些伟人毕竟只为少数人所欣赏，而大多数人对他们毫无兴趣。然而，由于人们思想和行为方式的差异，个人欲望和追求的不同，事情恐怕不会如此简单。

有这样一位杰出人士，与我有通信往来，并在信中称我为好友。我曾给他写过一封简短的信，称宗教乃是幻想。他回信说，对我的见解表示完全赞成，但他很遗憾我未能理解人们对宗教虔诚的真正根源。这种根源在于一种特别的感觉，他自己就从未摆脱过这种感觉，也在很多人身上得到验证，因此他认为这种感觉亦应该为千万人所共有，他称之为“永生”，一种无边无际的“如海洋般浩淼”的感觉。他继续说，这种感觉纯粹是主观的，不是一种信条，不能确保人们永存，但却是宗教力量的源泉，为各个教派和宗教体系所利用，被引到特定的渠道，自然被这些教派和宗教体系吸收和利用。

单凭这种海洋般无边无尽的感觉，人们即可称自己是信奉宗教的，即使他们拒绝相信任何信条、任何幻想。

我那可敬的朋友<sup>[1]</sup>曾经以诗的形式赞扬了幻想的魔力。他的观点给我造成了不小的困惑。我自身丝毫不能感到这种“如海洋般浩淼”的感觉。要知道让科学理性地对待感觉是很不容易的。人们可能会试图描述感觉的生理表现，但这是行不通的，而且恐怕这种“如海洋般浩淼”的感觉是无助于描述的。我们能做的只是研究那些与感觉最为接近的概念性的东西。如果我没有理解错的话，我那朋友指的“如海洋般浩淼”的感觉是一种慰藉，就像一位古怪却又才思新颖的作家给予选择结束自己生命的主角的一种安慰：“我们不会脱离这个世界的。”这是一种与身外世界紧密相联的归属感。对于我来说这属于一种理性的领悟，当然也不乏情感的色彩，尽管在其他类似的思维活动中也不乏情感色彩。凭借我自己的经验，我实在无法让自己信服这种“如海洋般浩淼”的感觉。但我无法否认在他人身上这种感觉实实在在地存在着。然而，唯一的问题是，这种感觉是否得到了准确的解释，或者说是否应该理所当然地看做是宗教的**源泉**。

对于这一问题，我也没有决定性的、建设性的解决建议。但仅仅凭一种直接的感觉，来告知人们与外部世界存在的联系，并用来解释人们需要宗教的原因，这样的想法从一开始听上去就很奇怪，并且与我们的心理结构不相吻合。因此，我们需要找出一种心理分析的方法，对于这种感觉的遗传起源做出合理的解释。以下的思路即论证了这一点。我们

---

[1] 罗曼·罗兰。

通常不会产生比对自己更确定的感觉。人们大多会觉得这种自我是独立的整体，并与一切其他的东西对立。其实不然，心理分析学的研究首先告诉我们这是错误的，事实上自我向内在延伸，延伸至一种我们称之为本我的无意识心理实体，且界限模糊不清；自我就好像是本我的外表。对于自我与本我的关系，心理分析仍有很多方面可向我们揭示。然而至少表面来看，自我的轮廓似乎可以被清晰分明地勾勒出来。只有一种状态——诚然是一种不寻常的状态，但不应被贬为病态的状态——自我不再轮廓分明。在情爱的巅峰状态，自我与对象的界限会变得模糊。尽管与认识相悖，恋爱中的人们总会宣称“我”和“你”是一体的，并且随时表现得像一体的。这种自我与外界的界限能够暂时地被生理功能打断，自然也会被疾病打断。病理学的研究让我们认识到，在很多情况下自我与外部世界的界限会变得模糊不清，或者说根本是被错误地划分了。在有些病例中，人身体的某些部分，甚至是精神生活的某些部分，如观念、思想、感觉，似乎变得很陌生，从自我中分离开来。在另一些情况中，他把那些明显产生于自我并应该得到自我认识的事情归于外部世界。因此，即使是自身的感觉也会产生混乱，而且自身的界限并不是恒定的。

通过进一步的思考，我们便可知道，成年人对于自己的感觉不可能与刚出生时相同，它必然经过了一个发展的过程。可以理解的是，这样的过程并不能被实际演示出来，但在很大程度上可以重构。对于一个新生儿来说，外部世界就是其感觉的由来；一开始，他并未将自我与外部世界分离开来。但在外部各种刺激的作用下，他逐渐学会了将自我与外界区分

开来。他会发现，有些刺激源任何时候都可以向其传递感觉，后来他认识到这些刺激源属于自己的器官；而另外一些——包括他最渴望的东西，如母亲的乳房，会暂时挪开，只有通过哭喊才会重回眼前，以上这些区别一定给他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正是以这种方式，自我首次碰到了“客体”，即某种外在的事物，只有通过特定的行为，才能促使它出现。将自我从各种感觉中分离出来，进而认识到“外部世界”；更进一步的诱因来自频繁的、各种各样的不可避免的痛苦（或者说幸福缺失），这种痛苦的感觉，只有在快乐原则发挥绝对作用时，才能得以避免和消除。于是这样一种趋势就会产生，即将自我和任何可能产生这样不愉快体验的事物区分开，并将这种不愉快的体验赶走，以便建立与一个陌生、险恶的外部世界相抗衡的纯粹追求快乐的自我。这种以快乐为导向的原始自我必然会受到经验的修正。毕竟，有些给予我们快乐、我们不愿放弃的事物并不属于自我，而属于客体；而另外一些我们想要消除的折磨和痛苦，却证明是来自内部，与自我密不可分。于是，我们掌握了一种方法，通过有目的地控制我们的感觉活动和合适的肌体运动，来区分什么是来自内部的（即属于自我的），什么是来自外部的（即来自外部的）。这就向建立现实世界原则迈出了第一步，对未来发展起着支配作用。这种内部和外部的区分具有现实意义，使人们免于不愉快的经历对自己造成的威胁。事实上，自我在驱除源于内部的某些不愉快感觉时，如果采取与驱除来源于外部不愉快事物同样的手段，往往会成为重大心理疾病的起始点。

自我正是通过这种方法使其从外部世界中分离开来。更确切地说，自我在一开始是包括一切的，只是后来从自身中

分离出了一个外部的世界。于是，我们现在的自我感觉，只是更为广泛、包罗万象的一种感觉的浓缩物，与自我和周边世界更为密切的联系相一致。如果我们可以做如下假设，即自我的这种原始的感觉某种程度上在人们的精神生活中存续下来，那么它会像一个搭档，与范围狭窄、严格界定的成熟的自我感觉共存。与之相对应的内容就是那些与宇宙一体和无边无际的概念，即我的朋友常用来阐释“如海洋般浩淼”的感觉的概念。但我们是否可以这样假定：最初存在的事物仍然会存续下去，与后来从中演化而来的事物共同存在呢？

毋庸置疑！这种情况无论发生在精神领域还是其他领域，都不足为奇。以动物世界为例，人们通常认为动物是由低级向高级进化的。然而，如今所有低级形式的生命依然存在。有些大型爬行动物，如大型蜥蜴，已经灭绝或进化成哺乳动物，但大型爬行动物真正的代表——鳄鱼却依然存在。这样的类比或许有点牵强，况且很多存活下来的低级物种也并非现存的高级物种的祖先，中间的环节大多已经消失了，我们只能通过重新构建才可以得知，这就削弱了这个类比的可比性。然而，在精神领域，原始的感觉与从中演化出来的感觉是共存的。这样的现象非常普遍，不必举例去证明。这往往是发展中的分叉导致，即一部分（从数量上讲）态度或者本能冲动保持不变，而另一部分却得到进一步发展。

由此，又提起一个精神领域里更为普遍的记忆和保留的问题，这一问题几乎尚未研究过，却充满研究魅力、意义重大，我们不妨探讨一下，尽管理由尚不够充分。我们曾经认为，我们经常遗忘是因为记忆痕迹的破坏，即记忆痕迹的消亡，但在纠正了这一错误观点之后，我们发现事实恰恰相反。

即在精神生活中，一样东西一旦形成就永远都不会消失，一切皆以某种形式得到保存，条件合适时，皆可找回。例如，只要（因催眠或精神疾患）回到从前，即可找回当时的记忆。这样的假设意味着什么，让我们试着用另一领域的类比来揭示。以“永恒的城市”的发展为例，历史学家告诉我们最早期的罗马是一个**四方城**，是帕拉蒂尼山上用栅栏围起来的居住点。之后是**七山城**阶段，是由各个分散的山丘上的居住点组成的联盟。接着，是塞维安墙围起来的城市。再之后，经过罗马共和国的不断变迁，以及经历过帝国时代的早期，就成了奥瑞里安皇帝用城墙围起来的城市。我们不再向前追溯城市所经历的种种变迁了，只是不由自主地会想，如果一个拥有丰富历史学与地形学知识的旅行者去罗马旅游时，他能发现罗马早期各个阶段的多少遗迹呢？他会发现除了一些缺口，奥瑞里安的城墙并没有多大的变化。他可以不时地看到挖掘出土显露出来的一段段塞维安城墙上的痕迹。凭借足够的考古学知识（至少要比当今考古学家具有更丰富的知识）他能看出整个塞维安城墙的整体布局，透过现代罗马城的规划他能看到罗马**四方城**的轮廓。至于古城中曾经的建筑物，他是无论如何也无法找到的，因为他们已经不存在了，顶多能找到一些残片而已。关于罗马共和国的丰富知识至多能使他指出罗马古城中的庙宇在当时究竟位于何方，公共建筑究竟曾经建于何处。现在这些地方早已被废墟掩盖——但并非是原来建筑的废墟，而是在这些建筑被焚烧、破坏后又建起来的建筑的废墟。无须赘言，古罗马的这些遗迹，已成为碎片，散落在文艺复兴后近代兴建的大都市的混乱之中。诚然，旧址依然存在，只是掩埋在现代建筑之下。像罗马这样的历史

古城，过去就是这样延续下来的。

现在让我们做这样一个奇妙的假想，即假定罗马并非是一个人们居住的地方，而是一个与罗马一样有着漫长而丰富多彩历史的精神实体。在这个精神实体中，一旦形成的东西就不会消失，并且先前的发展时期与现今是共存的。对罗马而言，就相当于一直到被哥特人围攻时，塞弗尤斯宫殿与恺撒大帝皇宫依然矗立在帕拉蒂尼山上；圣安吉罗堡的城垛上仍然装饰着美丽的塑像。不仅如此，朱庇特神庙会屹立在卡法莱里-克莱门蒂诺宫之上，而没有必要将后者移除，而且，这座神庙不仅具有当时的形态，即罗马帝国时期所见到的形态，还保留着更早期的姿态，依然保留着伊特鲁里亚人的元素，其檐口依然用陶瓦装饰。在如今的圆形大剧场，我们仍然可以欣赏已经消失的尼禄时代金色的房屋。在万神殿广场上，我们不仅可以找到今天由哈德良传给我们的万神殿，同时，还能找到拉格瑞帕人所建的最初的大厦；在同一块土地上，矗立着密涅瓦圣玛丽亚教堂以及该教堂的前身，即古老的神庙。观察者也许只需要改变他的视线或位置就可以看到其中一个或另一个。

显然，再进一步展开这样的想象毫无意义：结果会无法想象，甚至荒诞可笑。我们要在空间上表现历史顺序，唯一的办法就是将空间铺开并列，因为同一空间不能存放两个不同的事物。这样的尝试似乎是一项没有意义的游戏。唯一的正当理由是：它向我们表明，通过形象的描述，我们距离掌握精神生活的特性还有多远。

但是有一个异议我们必须回应。人们或许会问，为什么要把一个城市的过去与我们精神的过去相提并论呢？即便是



对于我们的精神而言，一切过去皆被保存下来，这个假定也得满足一个前提，即我们的大脑必须是完整的，其组织结构没有受到创伤或炎症的损害。这些疾病的原因可以比做是破坏性的因素。然而对于一个城市而言，这些破坏性因素是司空见惯的，即便这个城市不像罗马那样动荡不安，即便像伦敦那样几乎没有遭到外敌的蹂躏。一个城市的和平发展少不了拆除和更新一些建筑，基于此，任何城市都无法与精神有机体相比。

我们欣然接受这样的异议，放弃鲜明对比的做法，转而与更为相关的事物相比较，如动物肌体和人类肌体。但这里我们也会发现同样的问题。肌体成长的早期阶段根本没有被保存下来，只是为后期阶段提供材料，并被吸收到后期阶段。成年人的身体中是找不到胚胎的，儿童的胸腺在青春期之后会被结缔组织取代，胸腺的形式不复存在。在成年人的骨骼之中，固然可以找到儿童时代骨骼的大致轮廓，但骨骼在不断加长、增厚并最终定型，在这一生长过程中，儿童的骨骼形态消失了。事实上，早期阶段与最终的形态并存，也许只有在精神领域中才可能发生，我们根本无法拿其他事物与精神相提并论，并试图阐释精神这一现象。

也许我们在这个问题上扯得太远了。或许我们应该满足于这样的结论，即过去在精神生活中**可能会**得到保存，**没有必要**被摧毁。情况可能是这样的：即使是在精神领域之中，过去、陈旧的东西也会变得模糊或者被吸收，不管是在事物的正常发展情况之下或者是在其他例外情况下。更有甚者，我们不能利用任何方法使它们恢复到原来的状态，又或许只有在特定的有利条件下我们才可能做到。对于这一点，我们无